資治通鑑補

資治通鑑補卷第三十二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明　後學吳郡嚴　衍　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　參

漢紀二十四 起永始四年盡綏和元年凡六年

孝成皇帝中

戊申永始四年春正月上行幸甘泉郊泰畤大赦天下三月行幸河東祠后土　夏大旱　四月癸未長樂臨華殿未央宮東司馬門皆災　六月甲午霸陵園門闕災　秋七月辛未晦日有食之　冬十一月庚申衛將軍王商病免　梁王立驕恣無度立梁孝王武八世孫也至一日十一犯法相禹奏立對外家怨望有惡言梁相名禹有司案

驗因發其與姑園子姦事奏立禽獸行請誅太中大夫谷永上書曰臣聞禮天子外屏不欲見外也師古曰屏謂當門之牆以屏蔽者也外屏於門外爲之是以帝王之意不窺人閨門之私聽聞中冓之言應劭曰中冓材冓在堂之中也師古曰冓謂舍之交積材木也春秋爲親者諱今梁王年少頗有狂病始以惡言案驗既無事實而發閨門之私非本章所指王辭又不服猥彊劾立傅致難明之事獨以偏辭成罪斷獄無益於治道汙衊宗室衊音滅以內亂之惡披布宣揚於天下非所以爲公族隱諱增朝廷之榮華昭聖德之風化也臣愚以爲王少而父同產長年齒不倫梁國之富足以厚聘美女招致妖麗父同產亦有恥辱之心案事者乃驗問惡言何故猥自發舒言何爲猥自發內亂之事以三者揆之殆非人情疑有所迫切過誤失言文吏蹟尋不得轉移蹟尋者謂蹟其失言之後而尋其內亂之迹也

萌芽之時加恩勿治上也既已案驗舉憲宏及王爵不服詔廷尉選上德通理之吏更審考清問著不然之效定失誤之法著明也考驗也明其事之不然具有證驗也失誤謂誤入人罪者失而反命於下吏師古曰使者還反以滿白之狀付有司也以廣公族附疏之德附疏者使疏屬親附也為宗室刷汙亂之恥甚得治親之誼天子由是寢而不治

是歲司隸校尉蜀郡何武為京兆尹武為吏守法盡公進善退惡所居無赫赫名去後常見思其為楚內史厚兩龔在沛郡厚兩唐兩龔謂龔勝龔舍兩唐謂唐林唐尊皆薦之朝廷其為揚州刺史時九江太守戴聖禮經號小戴者也行治多不法武廉得其罪聖懼自免去後為博士毀武於朝武聞之終不揚其惡而聖子賓客為羣盜捕繫廬江聖自以子必死武平心決之卒得不死自是後聖始慚服武每奏事至京師聖未嘗不造門謝恩

配元延元年春正月己亥朔日有食之　壬戌王商復爲大司馬衛將軍（商去年以病免今復位）　三月上行幸雍祠五畤　夏四月丁酉無雲而雷有流星從日下東南行四面燿燿如雨自晡及昏而止

赦天下　秋七月有星孛於東井上以災變博謀羣臣北地太守谷永對曰王者躬行道德承順天地則五徵時序（五徵即洪範之八庶徵曰雨曰暘曰寒曰燠曰風也）百姓壽考符瑞並降失道妄行逆天暴物則咎徵著郵（洪範之常雨常暘常寒常燠常風爲咎徵著明也天咎徵以明著人君之過也師古曰郵與尤同尤過也）妖孽並見（洪範五行傳說曰凡草木之類謂之妖妖猶天胎言尚微也蟲豸之類謂之孽孽則牙孽矣）飢饉荐臻終不改寤惡洽變備不復譴告更命有德（如淳曰僞人天不降譴告也）此天地之常經百王之所同也加以功德有厚薄期質有修短時世有中季天道有盛衰陛下承八世之功業（八世高惠文景武昭宣元）當陽數之標季（孟康曰陽九之

末也季涉三七之節紀孟康曰至平帝乃三七二百一十歲之阨今已涉向其節紀遭无妄之卦運應劭曰天必先雲而後雷雷而後雨而今無雲而雷无妄者無所望也萬物無所望于天災異之最大者也師古曰取易之无妄卦為說直百六之災阸陽九阨曰初入元百六陽九孟康曰易傳也所謂陽九之阸百六之會者謂入元百六歲有阸者則前元之餘氣也師古曰直當也孔穎達曰凡水旱之災歷運有常按律歷志云十九歲為一章四章為一部二十部為一統三統為一元則一元有四千五百六十歲初入元一歲有陽九謂旱九年次三百七十四歲陰九謂水九年以一百六歲并三百七十四歲為四百八十歲注云六爻八之數次四百八十歲有陽九謂旱九年次七百二十歲陰七謂水七年次七百二十歲陽七謂旱七年又注云七百二十者九乘八之數次六百歲陰五謂水五年次六百歲陽五謂旱五年注云六百歲者以八乘八八六十四又以七乘八八七八五十六相并為一千二百歲于易七八不變氣不通故合兩數之各得六百歲次四百八十歲陰三次四百八十歲陽三除入元至陽三除去災歲總有四千五百六十年其災歲兩个陽九年一个陰九年一个陰陽各七年一个陰陽各五年一个陰陽各三年總有五十七年并前四千五百六十年通為四千六百一十七歲此一元之氣終矣此是陰陽水旱之大數也所以正用七八九六相乘者以水數六火數七木數八金數九此交互相乘也以七八九六陰陽之數自然故有九年七年五年三

年之三難異科雜焉同會（師古曰雜謂相參也）建始元年以來二十載間羣災大異交錯鋒起多於春秋所書內則為深宮後庭將有驕臣悍妾醉酒狂悖卒起之敗北宮苑囿街巷之中臣妾之家幽閒之處（孔穎達曰有蕃曰囿有墻曰園囿園大同蕃牆異耳囿者域養禽獸之處園者種菜殖果之處毛晃曰苑亦以養禽獸直曰街曲曰巷）徵舒崔杼之亂（陳靈公淫於夏姬數如其家夏姬鄭之子徵舒病之自廄射而殺之齊莊公通於崔杼之妻姜氏數如崔氏杼伏甲殺之事並見左傳此指帝微行將有徵舒崔杼之禍也）外則為諸夏下土將有樊並蘇令陳勝項梁奮臂之禍（樊並蘇令事見上卷永始三年）安危之分界宗廟之至憂臣永所以破膽寒心豫言之累年下有其萌然后變見於上可不致慎禍起細微姦生所易願陛下正君臣之義無復與羣小媟黷燕飲勤三綱之嚴修後宮之政抑遠驕妒之寵崇近婉順之行朝覲法駕而後出陳兵清道而後行無復輕身獨出飲食臣妾之

家三者既除內亂之路塞矣三者謂微行崇飲好色也諸夏舉兵萌在民饑饉而吏不恤興於百姓困而賦斂重發於下怨離而上不知永書曰諸[illegible]衆兵以火角爲期蓋言已有其萌而將至於叛亂也傳曰饑而不損茲謂泰厥咎亡師古曰洪範傳之辭余按五行志蓋京房易傳之辭也比年郡國傷於水災禾麥不收宜損常稅之時而有司奏請加賦甚繆經義逆於民心市怨趨禍之道也臣願陛下勿許加賦之奏益減奢泰之費流恩廣施振贍困乏敕勸耕桑以慰綏元元之心諸夏之亂庶幾可息中壘校尉劉向武帝置中壘校尉掌北軍壘門之內又外掌西域八校尉之首也上書曰臣聞帝舜戒伯禹毋若丹朱傲師古曰事見虞書益稷篇周公戒成王毋若殷王紂尚書無逸篇周公戒成王曰毋若殷王紂之迷亂酗於酒德哉聖帝明王常以敗亂自戒不諱廢興故臣敢極陳其愚惟陛下留神察焉謹案春秋二百四十二年日食三十六師古曰從隱公元年至哀

公十四年隱㡉凡二百四十二年日食三十六謂隱三年二月己巳桓三年七月壬辰朔十七年十月朔莊十八年三月二十五年六月辛未朔二十六年十二月癸亥朔三十年九月庚午朔僖五年九月戊申朔十二年三月庚午十五年五月文元年二月己亥朔十五年六月辛丑朔宣八年七月甲子十年四月丙辰十七年六月癸卯成十六年六月丙寅朔十七年十二月丁巳朔襄十四年二月乙未朔十五年秋八月丁巳二十年冬十月丙辰朔二十一年九月庚戌朔冬十月庚辰朔二十三年二月癸酉朔二十四年秋七月甲子朔八月癸巳朔二十七年冬十二月乙亥朔昭七年夏四月甲辰朔十五年六月丁巳朔十七年六月甲戌朔二十一年秋七月壬午朔二十二年十二月癸酉朔二十四年夏五月乙未朔三十一年十二月辛亥朔定五年正月辛亥朔十二年十一月丙寅朔十五年八月庚辰朔也率三歲五月有奇而一食漢興訖竟甯孝景帝尤數率三歲一月而一食今連三年比食自建始以來二十歲間而八食率二歲六月而一發古今罕有建始三年十二月甲戌朔河平元年四月癸亥晦二年八月乙卯晦四年三月癸丑朔陽朔元年二月丁未晦永始二年二月乙酉晦三年正月己卯晦四年七月辛未晦凡八食而是年春正月己亥又不負此數異有小大希稠占有舒疾緩急聖人所以斷疑也

秦始皇之末至二世時日月薄食山陵淪亡辰星出於四孟辰星常見於四仲出於四孟爲妖太白經天而行太白陰星出東當伏東出西當伏西過午爲經天無雲而雷枉矢夜光流星蛇行不正爲枉矢有聲爲天狗無聲爲枉矢熒惑襲月孼火燒宮野禽戲廷都門內崩長人見臨洮石隕於東郡星孛於大角大角以亡大角天王坐也以孛而伏不見故曰大角以亡及項籍之敗亦孛大角孝惠時有雨血日食于衝滅光星見之異孝昭時有泰山臥石自立上林僵柳復起大星如月西行衆星隨之此爲孝宣興起之表天狗夾漢而西久陰不雨者二十餘日昌邑不終之異也觀秦漢之易世覽惠昭之無後察昌邑之不終視孝宣之紹起皆有變異著於漢紀天之去就豈不昭昭然哉高宗成王亦有雊雉拔木之變能思其故故高宗有百年之福成王有復風之報神明之應應若景響世所同聞

也臣幸得託末屬誠見陛下寬明之德冀銷大異而興高宗成王之聲以崇劉氏故懇懇數奸死亡之誅今日食尤屢星孛東井攝提炎及紫宮有識長老莫不震動此變之大者也其事難一二記故易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是以設卦指爻而復說義書曰伻來以圖天文難以相曉臣雖圖上猶須口說然後可知願賜清燕之閒指圖陳狀上輒入之入謂召入也然終不能用也考異曰向傳云星孛東井岷山崩阿據不能已上此奏按岷山崩在三年此奏云自建始以來二十歲間而食八率二歲六月而一發則上此奏當在今年也明旦亦載之三年余按劉向傳若以星孛東井為據則上奏當在今年若以岷山崩為據則上奏當在三年若以二十歲閒日入食為據則上奏當在去年然向言日食之發率二歲六月而一發以班書考之自建始三年十二月至河平元年四月則一年五月而食至四年三月癸丑朔則纔一[illegible]而食又至陽朔元年二月丁未晦則又朞年而食永始元年九月丁巳晦志書食而紀不書至二年二月乙酉晦則凡九朞而志所書永始元年九月丁巳晦不計也又至永始三年正月己卯晦則未及一朞而食又至四年七月辛未晦則

一年六月兩食向所謂率二歲六月而一發亦適二十歲而約言之耳自建始二年至今年以紀考之則九食以志考之則十食此其差異又未有所折衷也　紅陽侯立舉陳咸方正對策拜為光祿大夫給事中丞相方進復奏咸前為九卿坐為貪邪免咸免見上卷永始二年不當蒙方正舉備內朝臣孟康曰內朝中朝也大司馬前後左右將軍侍中常侍散騎諸吏給事中為中朝官丞相以下至六百石為外朝官也　并劾紅陽侯立選舉故不以實有詔免咸勿劾立

十二月乙未以王商為大將軍辛亥商薨其弟紅陽侯立次當輔政先是立使客因南郡太守李尚占墾草田數百頃孫寶傳占墾草田頃有民所假少府陂澤略皆開發師古曰墾度而取之也草田荒田也舊為陂澤本屬少府其後以假百姓百姓皆已田之而立總謂為草田占云新自墾　上書以入縣官師古曰立上書云新墾得此田請以入官也　詔償其直立賁取其直一億萬以上丞相司直孫寶發之上由是廢立而用其弟光祿勳曲陽侯根庚申以根為大司馬驃騎將軍考異曰荀紀云十一月成紀云

十二月按是歲十一月甲子朔無乙未辛亥庚申荀紀誤今按考異又有揚雄待詔一條註云雄傳云車騎將軍王音奇其文雅薦雄待詔按雄自序云上方郊祠甘泉泰畤召雄待詔承明之庭奏甘泉賦其十二月奏羽獵賦事在今年時王音卒已久蓋王根也胡旦遂說以爲曲陽侯云余按曲陽侯即王根也王音則封安陽侯云

先是寶以明經爲郡吏御史大夫張忠辟之爲屬欲令授子經更爲除舍設儲偫寶自劾去忠固還之心內不平後署爲主簿寶徒入舍祭竈請比鄰忠陰察怪之使所親問曰前大夫爲君設除大舍子自劾去者欲爲高節也今兩府高士俗不爲主簿子既爲之徒舍甚悅何前後不相副也寶曰高士不爲主簿而大夫君以寶爲可一府莫言非士安得獨自高前日君男欲學文而移寶自近禮有來學義無往教道不可屈身屈何傷且不遵者可無不爲況主簿乎忠聞之甚慚上書薦寶明經質直宜備近臣爲議郎累遷丞相司直　特進安昌侯張

禹請平陵肥牛亭地師古曰肥牛亭名欲以治塋冢曲陽侯根爭以爲此地當平陵寢廟衣冠所出游道宜更賜禹它地上不從卒以賜禹根由是害禹寵數毀惡之天子愈益敬厚禹禹每病輒以起居聞車駕自臨問之上親拜禹牀下禹頓首謝恩歸誠言老臣有四男一女愛女甚於男遠嫁爲張掖太守蕭咸妻不勝父子私情思與相近上卽時徙咸爲弘農太守又禹小子未有官禹數視其小子上卽禹牀下拜爲黃門郞給事中禹雖家居以特進爲天子師國家每有大政必與定議時吏民多上書言災異之應譏切王氏專政所致上意頗然之未有以明見乃車駕至禹第辟左右親問禹以天變因用吏民所言王氏事示禹禹自見年老子孫弱又與曲陽侯不平恐爲所怨則謂上曰春秋日食地震或爲諸侯相殺夷

狄使中國災變之意深遠難見故聖人罕言命不語怪神性與天道自子貢之屬不得聞何況淺見鄙儒之所言陛下宜修政事以善應之與下同其福喜（漢書張禹傳喜作善）此經義意也新學小生亂道誤人宜無信用以經術斷之上雅信愛禹由此不疑王氏後曲陽侯根及諸王子弟聞知禹言皆喜說遂親就禹故槐里令朱雲（元帝時雲爲槐里令坐論石顯廢錮故稱故）上書求見公卿在前雲曰今朝廷大臣上不能匡主下無以益民皆尸位素餐孔子所謂鄙夫不可與事君苟患失之無所不至者也臣願賜上方斬馬劍（師古曰尚方少府之屬官也）斷佞臣一人頭以厲其餘上問誰也對曰安昌侯張禹上大怒曰小臣居下訕上廷辱師傅罪死不赦御史將雲下雲攀殿檻檻折雲呼曰臣得下從龍逢比干游於地下足矣未知聖朝何如耳御史遂將

雲去於是左將軍辛慶忌免冠解印綬叩頭殿下曰此臣素著狂直於世使其言是不可誅其言非固當容之臣敢以死爭慶忌叩頭流血上意解然後得已及後當治檻上曰勿易因而輯之以旌直臣雲少好俠借客報仇長八尺餘容貌甚壯以勇力聞年四十乃變節從博士白子友受易又事前將軍蕭望之受論語皆能傳其業好倜儻大節當世以是高之元帝時少府五鹿充宗貴幸爲梁邱易帝欲考其異同令充宗與諸易家論議充宗乘貴辯口諸儒莫能與抗皆稱疾不敢會有薦雲者召入攝齋升堂抗首而請音動左右既論難連拄五鹿君拄音柱故諸儒爲之語曰五鹿嶽嶽朱雲折其角至是廷辱張禹幾陷大戮雲自是遂不復求仕常居鄠田鄠音戶時乘牛車過諸生諸生皆敬事焉薛宣爲丞相雲往見

之賓備賓主禮因留雲宿從容謂雲曰在田野無事且留我東閤可以觀四方奇士雲曰小生乃欲相吏耶宣不敢復言雲教授諸生必擇人而後受年七十餘終于家　匈奴搜諧單于將入朝未入塞病死弟且莫車立為車牙若鞮單于且音沮祁聲以囊知牙斯為左賢王　北地都尉張放到官數月復徵入侍中太后與上書曰前所道尚未效張放曰謂太后言放侍中大將軍所薦宣寵異之詳見上卷永始二年富平侯反復來其能默乎上謝曰請今奉詔上於是出放為天水屬國都尉引少府許商光祿勳師丹為光祿大夫班伯為水衡都尉並侍中皆秩中二千石每朝東宮常從及大政俱使諭指於公卿上亦稍厭游宴復修經書之業上爲太子時好經書及即位幸酒樂宴樂今出放事復修經書業太后甚悅

是歲左將軍辛慶忌卒慶忌字子真武賢之子也為人質行正

直仁勇得衆心通於兵事自雲中太守徵爲光祿勳丞相司直何武薦其行義脩正柔毅敦厚謀慮深遠宜在爪牙之位以備不虞乃拜爲左將軍慶忌爲國虎臣遭世承平匈奴西域親附敬其威信

班固曰秦漢以來山東出相山西出將秦時將軍白起郿人王翦頻陽人漢興郁郅王圍甘延壽義渠公孫賀傅介子成紀李廣李蔡杜陵蘇建蘇武上邽上官桀趙充國襄武廉褒狄道辛武賢辛慶忌皆以勇武顯聞蘇辛父子著節此其可稱列者也其餘不可勝數何則山西天水隴西安定北地處勢迫近羌胡民俗修習戰備高尚勇力鞍馬騎射故秦詩曰王于興師修我甲兵與子偕行其風聲氣俗自古而然今之歌謠慷慨風流猶

存耳

昭儀趙氏害後宮皇子議郎巴郡譙玄上書諫曰臣聞王者承天繼宗統極保業延祚莫急允嗣故易有幹蠱之義詩詠衆多之福今陛下聖嗣未立天下屬望而不推社稷之計愛幸用於所惑曲意留於非正竊聞後宮皇太子產而不育臣聞之怛然痛心傷剝竊懷憂國不忘須臾上不省納

庚戌元延二年春正月上行幸甘泉郊泰畤三月行幸河東祠后土既祭行游龍門師古曰龍門山在今蒲州龍門縣北登歷觀晉灼曰歷觀在河東蒲阪縣師古曰歷山上有觀陟西岳而歸師古曰西岳華山也夏四月立廣陵孝王子守為王廣陵孝王霸厲王胥之子也元帝初元二年繼封薨子意孫護人終無後今立守以紹封考異曰荀紀守作嘉今從漢書初烏孫小昆彌安日為降民所殺諸翎侯大亂詔徵故金城太守段會宗

為左曹中郎將光祿大夫使安輯烏孫陽朔中會宗復為西域都護歲更而還以前發戊己校尉兵遮捕降者不遂勸乏興詔以贖論拜金城太守以病免故以故金城太守立安日弟末振將為小昆彌考異曰烏孫傳以末振將為安日弟段會宗傳以為兄兄字誤耳定其國而還時大昆彌雌栗靡勇健末振將恐為所幷使貴人烏日領詐降刺殺雌栗靡漢欲以兵討之而未能遣中郎將段會宗立公主孫伊秩靡為大昆彌公主謂楚主解憂也公主之孫於雌栗靡為季父久之大昆彌翖侯難栖殺末振將安日子安犂靡代為小昆彌漢恨不自誅末振將復遣段會宗發戊己校尉諸國兵即誅末振將太子番邱番音盤會宗恐大兵入烏孫驚番邱亡逃不可得即留所發兵墊婁地選精兵三十弩徑至昆彌所在召番邱責以末振將之罪即手劍擊殺番邱官屬以下驚恐馳歸小昆彌安犂靡勒兵數千騎圍會宗會宗為言來誅之意

今圍守殺我如取漢牛一毛耳宛王郅支頭縣槀街（宛王事見二十一卷武帝太初三年郅支事見二十九卷元帝建昭三年）烏孫所知也昆彌以下服曰末振將負漢誅其子可也獨不可告我分飲食之邪會宗曰豫告昆彌逃匿之為大罪（謂豫以誅番邱之事告昆彌使以叔姪之情必使番邱逃匿漢欲誅之而昆彌匿之則於漢為有大罪也）即飲食以付我傷骨肉恩（若飲食之而使之就死則于骨肉為傷恩）故不先告昆彌以下號泣罷去會宗還奏事天子賜會宗爵關內侯黃金百斤會宗以難栖殺末振將奏以為堅守都尉（烏孫有大將都尉各一人以難栖能為雌栗靡復讐堅守臣節異於諸翎侯故以堅守二字寵之）責大祿大監以雌栗靡見殺狀奪金印紫綬更與銅墨云（宣帝甘露三年大祿大監賜金印紫綬）末振將弟卑爰疐本其謀殺大昆彌將衆八萬北附康居謀欲借兵兼并兩昆彌（卑爰疐自此彊其後都護孫建襲殺之）之〇臺 漢復遣會宗與都護孫建并力以備之會宗凡五使西域

帝制

西域諸國莫不敬其威信明年病死烏孫中年七十五矣城郭諸國爲發喪立祠焉　自烏孫分立兩昆彌漢用憂勞且無甯歲分立兩昆彌見二十七卷宣帝甘露元年時康居復遣子侍漢元帝時康居遣子入侍陳湯上言其非王子今復遣子入侍貢獻都護郭舜上言此時郭舜爲都護平帝元始間孫建始爲都護本匈奴盛時非以兼有烏孫康居故也及其稱臣妾非以失二國也言匈奴之盛弱不繫二國之叛服漢雖皆受其質子然三國內相輸遺交通如故三國謂匈奴烏孫康居亦相候司司當作伺見便則發合不能相親信離不能相臣役以今言之結配烏孫竟未有益反爲中國生事然烏孫既結在前今與匈奴俱稱臣義不可距而康居驕黠訖不肯拜使者都護吏至其國坐之烏孫諸使下王及貴人先飲食已乃飲啗都護吏故爲無所省以夸旁國師古曰言故不省視漢使也以此度之何故遣子入侍其欲賈市

爲好辭之詐也匈奴百蠻大國今事漢甚備聞康居不拜且使單于有悔自卑之意宜歸其侍子絶不復使以章漢家不通無禮之國漢爲其新通重致遠人終羈縻不絶

辛亥元延三年春正月丙寅蜀郡岷山崩地理志岷山在蜀郡湔氐道西徼外禹貢所謂岷山導江即此山也水經注曰岷山即瀆山水亦曰汶阜山在氐道徼外江水所導也大江泉源發羊膊嶺下緣崖散漫小大百數殆未濫觴東南下百餘里至白馬嶺西歷天彭闕亦謂之天谷天彭山兩山相對其高若闕謂之天彭門江水自此以上至微弱所謂其源濫觴者也漢元延中岷山崩壅江水三日不流即其處也壅江三日江水竭劉向大惡之曰昔周岐山崩三川竭而幽王亡周幽王二年三川竭岐山崩師古曰三川涇洛渭也洛即漆沮也余按幽王時有是異後卒爲犬戎所殺岐山者周所興也漢家本起於蜀漢今所起之地山崩川竭星孛又及攝提大角從參至辰天文志房南衆星曰騎官左角理右角將大角者天王帝坐廷其兩旁各有三星鼎足句之曰攝提攝提者直斗杓所指以建時節故曰攝提格晉天文志參十星於辰

在中至辰者至大火也自氐五度至尾九度爲大火於辰在卯
如淳曰孛星尾長及箕大火精發於參至辰也○杓音標
殆必亡矣　徵廣漢太守孫寶爲京兆尹故吏侯文以剛直不苟合常稱疾不肯仕寶以恩禮請文欲爲布衣交曰設酒食妻子相對文求受署爲掾進見如賓禮數月以立秋日署文東部督郵入見勑曰今日鷹隼始擊當順天氣取姦惡以成嚴霜之誅掾部渠有其人乎文仰曰無其人不敢空受職寶曰誰也文曰霸陵杜穉季寶曰其次文曰豺狼當道不宜復問狐狸寶默然穉季者大俠與衛尉淳于長等皆厚善寶前失車騎將軍王音意又與紅陽侯王立有隙自恐見危時淳于長方貴幸友寶寶亦欲附之始視事而長以穉季爲託故寶窮無以復應文文怪寶氣索知其有故因曰明府素著威名今不敢取穉季當且闔閤勿有所問如此竟歲吏民

未敢誣明府也即舍稺季而聽他人衆口讙譁終身自墮寶曰受教稺季耳目長間知之杜門不通水火穿舍後牆爲小戶但持鉏自治園因文所厚自陳如此文曰我與稺季幸同土壤素無睚眦顧受將命分當相直誠能自改嚴將不治前事即不更心但更門戶適取禍耳稺季遂不敢犯法寶亦竟歲無所譴明年稺季病死寶爲京兆三歲京師稱之　二月丙午封淳于長爲定陵侯　三月上行幸雍祠五畤　上將大誇胡人以多禽獸秋命右扶風發民入南山西自褒斜師古曰褒斜南山二谷名余按自秦川逕南山通漢中南谷曰褒北谷曰斜徑五百里東至宏農長安南山連延東至宏農商雒二州之山皆是也南敺漢中張羅罔罝罘罝兔罟也罘翻車大網也罝音嗟罘音浮○捕熊羆禽獸熊似豕而大黑色羆似熊黃白色猳髮人立而絕有力載以檻車輸之長楊射熊館師古曰長楊宮中有射熊館以罔爲周阹李奇曰阹遮禽獸圍陣也

○阹音驅縱禽獸其中令胡人手搏之自取其獲上親臨觀焉考異曰成紀元延二年冬行幸長楊宮從胡客大校獵宿萯陽宮賜從官胡旦朋之按揚雄傳祀甘泉河東之歲十二月羽獵雄上校獵賦明年從至射熊館還上長楊賦然則從胡客校獵當在今年紀因去年冬有羽獵事致此誤耳

壬子元延四年春正月上行幸甘泉郊泰畤　中山王興定陶王欣皆來朝興帝少弟欣帝弟定陶共王康之子中山王獨從傅定陶王盡從傅相中尉上怪之以問定陶王對曰令諸侯王朝得從其國二千石傅相中尉皆國二千石故盡從之上令誦詩通習能說他日問中山王獨從傅在何法令不能對令誦尚書又廢及賜食於前後飽起下襪係解賜食於君前禮主於敬食而獨後又致飽而止皆非敬也及起而襪係解而不知是皆不能執禮帝由此以爲不能而賢定陶王數稱其材是時諸侯王惟二人於帝爲至親定陶王祖母傅太后隨王來朝傅太后元帝傅昭儀定陶共王母也私賂遺趙皇

后昭儀及票騎將軍王根後昭儀根見上無子亦欲豫自結爲長久計皆更稱定陶王勸帝以爲嗣帝亦自美其材爲加元服而遣之時年十七矣　三月上行幸河東祠后土　隕石於關東二縣漢書關東當作都關古曰都關山陽之縣　王根薦谷永徵入爲大司農自北地太守徵入永前後所上四十餘事略相反覆專攻上身與後宮而已黨於王氏上亦知之不甚親信也爲大司農歲餘病滿三月上不賜告卽時免故事公卿病輒賜告上以其黨於王氏故卽時免　數月卒　永始元延間上怠於政貴戚驕恣紅陽長仲兄弟交通輕俠藏納亡命長安中姦猾浸多閭里少年羣輩殺吏受賕報仇賕音求　相與探丸爲彈得赤丸者斫武吏黑者斫文吏斫音作　白者主治喪城中薄暮塵起剽劫行者死傷横道枹鼓不絕乃以尹賞爲長安令賞修治長安獄穿地方深各

數丈致令辟爲郭令辟甎甓也○令辟音令壁甎甓音六辟以大石覆其口名爲虎穴

乃部戶曹掾史與鄉吏亭長里正父老伍人雜舉長安中輕薄少年惡子無市籍商販作務而鮮衣凶服被鎧扞持刀兵者悉籍記之得數百人賞一朝會長安吏車數百兩分行收捕賞親閱見十置一其餘盡以次內虎穴中百人爲輩覆以大石數日發視皆相枕籍死便輿出瘞寺門桓東桓者華表也親戚號哭道路歔欷長安歌之曰安所求子死桓東少年場生時諒不謹枯骨復何葬賞所置皆其魁宿或故吏善家子失計隨輕黠願自改者詭令立功以自贖盡力有效者因親用之爲爪牙追捕甚精甘耆姦惡甚於凡吏視事數月盜賊屛迹

[甲寅]綏和元年春正月大赦天下　上以皇后昭儀及大司馬票騎

將軍王根皆勸立定陶王爲嗣於是召丞相翟方進御史大夫孔光右將軍廉襃後將軍朱博皆入禁中議中山定陶王誰宜爲嗣者方進根以爲定陶王帝弟之子禮曰昆弟之子猶子也爲其後者爲之子也定陶王宜爲嗣襃博皆如方進根議光獨以爲禮立嗣以親以尚書盤庚殷之及王爲比兄終弟及殷自外丙仲壬至於盤庚率多兄弟代立而尚書無文光所引蓋今文尚書也中山王先帝之子帝親弟也宜爲嗣上以中山王不材又禮兄弟不得相入廟不從光議二月癸丑詔立定陶王欣爲皇太子封中山王舅諫大夫馮參爲宜鄉侯益中山國三萬戶以慰其意使執金吾任宏守大鴻臚持節徵定陶王大鴻臚卒缺侯守者權守也定陶王謝曰臣材質不足以假充太子之宮臣願且得留國邸旦夕奉問起居俟有聖嗣歸國守藩書奏天子報聞戊午孔

光以議不合意左遷廷尉而以何武為御史大夫　初元帝時詔求殷後殷後已分散為十餘姓殷子姓也其後為宋為孔為華為戴為桓為向為蕭等姓推求其嫡不能得匡衡議以為王者存二王後所以尊其先王而通三統也其犯誅絕之罪者絕而更封他親為始封君上承其王者之始祖春秋之義諸侯不能守其社稷者絕今宋國已不守其統而失國矣則宜更立殷後為始封君而上承湯統非當繼宋之絕侯也宜明得殷後而已今之故宋推求其嫡久遠不可得雖得其嫡嫡之先已絕不當得立禮孔子曰丘殷人也先師所傳宜以孔子世為湯後至是梅福復申其議曰仲尼之廟不出闕里孔氏子孫不免編戶以聖人而歆匹夫之祀非皇天之意也上從之封孔吉為殷紹嘉侯三月與周承休侯皆進爵為公地各百里　上行幸

雍祠五畤　初何武之為廷尉也建言末俗之敝政事煩多宰相之材不能及古而丞相獨兼三公之事所以久廢而不治也宜建三公官上從之夏四月賜曲陽侯根大司馬印綬置官屬罷驃騎將軍官武帝初置大司馬以冠將軍之號宣帝地節三年置大司馬不冠將軍亦無印綬官屬今賜大司馬金印紫綬置官屬兩大司馬為專官故根不復領票騎將軍　以御史大夫何武為大司空封氾鄉侯武封氾鄉侯在琅琊不其縣○氾音凡　皆增奉如丞相如淳曰律大司馬大將軍與丞相奉錢月六萬御史大夫奉月錢四萬也以備三公而罷御史大夫官先是御史府吏舍百餘區井水皆竭又其府中列柏樹常有野烏數千棲宿其上晨去暮來號曰朝夕烏烏忽去而不來者數月長老異之未幾而御史府廢

秋八月庚戌中山孝王興薨　匈奴車牙單于死弟囊知牙斯立為烏珠留若鞮單于烏珠留單于立以弟樂為左賢王輿為右

賢王。漢遣中郎將夏侯藩、副校尉韓容使匈奴。或說王根曰：「匈奴有斗入漢地，直張掖郡，師古曰：斗絕也。斗入漢界者也。直，當也。生奇材、箭竿、鷲羽，鷲，大鵰也，黃頭赤目，其羽可爲箭。山海經曰：景山多鷲。黑色多力，所謂皁鵰是也。○賢音就，鵰音凋，鷲音鷲。如得之，於邊甚饒，國家有廣地之實，將軍顯功垂於無窮。」根爲上言其利；上直欲從單于求之，爲有不得，傷命損威。根即但以上指曉藩，令從藩所說而求之。師古曰：自以藩意說單于而求之。藩至匈奴，以語次說單于曰：「竊見匈奴斗入漢地，直張掖郡，漢三都尉居塞上，士卒數百人寒苦，候望久勞。張掖兩都尉，一治日勒澤索谷，一治居延。又有農都尉，治番和。是爲三都尉。單于宜上書獻此地，直斷割之，省兩都尉士卒數百人，以復天子厚恩，其報必大。」單于曰：「此天子詔語邪，將從使者所求也？」藩曰：「詔指也；然藩亦爲單于畫善計耳。」單于曰：「此溫偶駼王所居地也，按後漢書匈奴有溫禺犢王，孰出素

然銘曰[illegible]以[illegible]殺血尸遂以染劍意溫偶[illegible][illegible]禺也後人妄加禺旁從人耳當讀曰禺○駼音塗未曉其形狀所生請遣使問之形狀謂地形之夷險可割與不可割之狀也師古曰所生謂山之所生草木鳥獸爲用者藩容辭漢後復使匈奴至則求地單于曰父兄傳五世呼韓邪傳其長子復株累復株累傳其弟搜諧若鞮又傳其弟車牙車牙傳之囊知牙斯是爲五世單于名囊知牙斯王莽專政諷其慕中國二名始名知史從簡便因以單名書於此漢不求此地至知獨求何也不已問溫偶駼王匈奴西邊諸侯作穹廬及車皆仰此山林木且先父地不敢失也藩還遷太原太守單于遣使上書以藩求地狀聞詔報單于曰藩擅稱詔從單于求地法當死更大赦二余按是年後至明年哀帝即位大赦又明年改元赦詔云更大赦二以此知夏侯藩再使匈奴必在此年初今徙藩爲濟南太守不令當匈奴冬十月甲寅王根病免上以太子既奉大宗後不得顧私親按禮父祖以上正體相傳爲大宗別子爲祖繼別爲宗繼禰者爲小宗定陶王以帝弟之子入奉大宗後義不得復顧定陶共王禰也○禰音彌

一月立楚孝王孫景爲定陶王（楚孝王囂宣帝之子）太子議欲謝少傅閻崇以爲爲人後之禮不得顧私親不當謝太傅趙元以爲當謝太子從之詔問所以謝狀尚書劾奏元左遷少府以光祿勳師丹爲太傅初太子之幼也王祖母傅太后躬自養視及爲太子詔傅太后丁姬自居定陶國邸（丁姬事定陶共王實生太子）不得相見頃之王太后欲令傅太后丁姬十日一至太子家帝曰太子承正統當共養陛下（漢亦稱太后爲陛下後世多稱殿下惟臨朝乃稱陛下）不得復顧私親王太后曰太子小而傅太后抱養之今至太子家以乳母恩耳不足有所妨於是令傅太后得至太子家丁姬以不養太子獨不得　衞尉侍中淳于長有寵於上大見信用貴傾公卿外交諸侯牧守賂遺賞賜累鉅萬淫於聲色許后姊孊爲龍雒思侯夫人（龍雒思侯韓寶增子也孊音靡）寡居長與

孊私通因取爲小妻許后時居長定宮許后廢徙昭臺宮歲餘還徙長定宮師古曰三輔黃圖林光宮中有長定宮因孊賂遺長欲求復爲倢伃長受許后金錢乘輿服御物前後千餘萬詐許爲白上立爲左皇后孊每入長定宮輒與孊書戲侮許后嫚易無不言交通書記賂遺連年時曲陽侯根輔政久病數乞骸骨長以外親居九卿位次第當代根侍中騎都尉光祿大夫王莽心害長寵私聞其事莽侍曲陽侯疾因言長見將軍久病意喜自以當代輔政至對衣冠議語署置衣冠謂當時士大夫及貴遊子弟也具言其罪過根怒曰卽如是何不白也莽曰未知將軍意故未敢言根曰趣白東宮莽求見太后具言長驕佚欲代曲陽侯私與長定貴人姊通受取其衣物太后亦怒曰兒至如此往白之帝莽白上上以太后故免長官勿治罪遣就國初紅陽侯立不得輔政

疑爲長毀譖常怨恨長上知之及長免就國立嗣子融從長請車騎長以珍寶因融重遺立立因上封事爲長求留曰陛下既托文以皇太后故誠不可更有他計師古曰言不宜遣長就國於是天子疑焉下有司按驗吏捕融立令融自殺以滅口上愈疑其有大姦遂逮長繫洛陽詔獄窮治長具服戲侮長定宮謀立左皇后罪至大逆死獄中妻子當坐者徙合浦母若歸故郡長母若卽王太后姊故居魏郡元城師古曰若者其母名上使廷尉孔光持節賜廢后藥自殺丞相方進復劾奏紅陽侯立狡猾不道請下獄上曰紅陽侯朕之舅不忍致法遣就國於是方進復奏立黨友後將軍朱博鉅鹿太守孫閎故光祿大夫陳咸與立交厚相與爲腹心有背公死黨之信欲相攀援死而後已皆內有不仁之性而外有俊才過絕於人勇猛果敢處事不疑所居皆

何殘賊酷虐刻苦以立威而無纖介愛利之風不仁而多材國之患也遂免博閎官斥咸歸故郡咸自知廢錮以憂死方進智能有餘兼通文法吏事以儒雅緣飾號爲通明相天子器重之又善求人主微指奏事無不當意方湻于長用事方進獨與長交稱薦之及長坐大逆誅上以方進大臣爲之隱諱方進內慙上疏乞骸骨上報曰定陵侯長已伏其辜君雖交通傳不云乎朝過夕改君子與之君何疑焉其專心壹意毋怠近醫藥以自持方進起視事復條奏長所厚善京兆尹孫寶右扶風蕭育刺史二千石以上免二十餘人函谷都尉建平侯杜業素與長方進不平及長當就國紅陽侯立與業書曰勿復用前事相侵長既出關罪復發下獄丞相史搜得紅陽侯書方進奏業受紅陽侯屬請不敬業亦免官就

國（爾註業素不事權貴故方進恨之）上以王莽首發大姦稱其忠直王根因薦莽
自代丙寅以莽為大司馬時年三十八莽既拔出同列繼四父而
輔政（爾註四父謂鳳商音根）欲令名譽過前人遂克己不倦聘諸賢良以為
掾史賞賜邑錢悉以享士愈為儉約母病公卿列侯遣夫人問疾
莽妻迎之衣不曳地布蔽膝見之者以為僮使問知其夫人皆驚
其飾名如此　丞相方進大司空武奏言古選諸侯賢者以為州
伯書曰咨十有二牧所以廣聰明燭幽隱也今部刺史居牧伯之
佐秉一州之統選第大吏所薦位高至九卿所惡立退春秋之義
用貴治賤不以卑臨尊（春秋首止之會殊會王世子世子貴也宋之盟楚為晉而書先晉溴之會吳主會而書先晉皆不以卑臨尊也）刺史位下大夫而臨二千石（刺史六百石下大夫之秩也）輕重不
相準失請罷刺史更置州牧以應古制（古制九州一為畿內八州八伯以統諸侯之國今請

置州牧以應古州伯之制十二月罷刺史更置州牧秩二千石　犍爲郡於水濱得古磬十六枚議者以爲善祥劉向因是說上宜興辟雍記王制天子之學曰辟雍鄭元曰辟明也雍和也所以明和天下設庠序陳禮樂隆雅頌之聲盛揖讓之容以風化天下如此而不治者未之有也或曰不能具禮或曰者劉向設爲難者之言而後答釋也禮以養人爲本如有過差是過而養人也刑罰之過或至死傷今之刑非皋陶之法也而有司請定法削則削筆則筆救時務也至於禮樂則曰不敢是敢於殺人不敢於養人也爲其俎豆管絃之閒小不備因是絕而不爲是去小不備而就大不備或莫甚焉夫教化之比於刑法刑法輕是舍所重而急所輕也教化所恃以爲治也刑法所以助治也今廢所恃而獨立其所助非所以致太平也自京師有誖逆不順之子孫至於陷大辟受刑

蔑者不絕山不習五常之道也夫承千歲之衰周繼暴秦之餘弊民漸漬惡俗（漸漬音尖恣）貪饕險詖不閑義理不示以大化而獨敺以刑罰（敺音驅）終已不改帝以向言下公卿議丞相大司空奏請立辟雍按行長安城南營表未作而罷（師古曰營度也表立標也）時又有言孔子布衣養徒三千人今天子太學弟子少於是增弟子員三千人歲餘復如故劉向自見得信於上故常顯訟宗室譏刺王氏及在位大臣其言多痛切發於至誠上數欲用向爲九卿輒不爲王氏居位者及丞相御史所持（師古曰持謂扶持佐助也湘按輒不不字畢竟是衍文持者執而不從之意師古訓解作扶持佐助畢竟不妥）故終不遷居列大夫官前後三十餘年而卒後十三歲而王氏代漢向字子政本名更生年十二以父德任爲輦郎旣冠以行修飭擢爲諫大夫是時宣帝循武帝故事招選名儒俊才

置左右向以道遜能屬文辭與王褒張子僑等並進對獻賦頌凡數十篇向爲人簡易無威儀廉靜樂道不交接世俗專精積思於經術晝誦書傳夜觀星宿或不寐達旦附錄拾遺記云向嘗校書天祿閣假寐時有老人著黃衣植青藜杖叩閣而進見向暗中獨坐誦書乃吹其杖端煙然火出因以照向向與言三代以前興亡之事如目見皆乃說陰陽運數推滅之狀授向五行洪範之文向裂裳及紳以記其言至曙而去向問姓名云我是太乙之精主天帝闡讖入帝聞卯金之子有博學者下而觀焉乃出懷中竹牒有天文地理之書悉以授之　初蜀人揚雄以郎官給事黃門數爲朝廷及在位者稱其師嚴君平之德朝廷未及用也至是杜陵李彊出爲益州牧彊素與雄善喜謂之曰吾今可以得君平矣雄曰君備禮以待之彼人可見而不可得詘也彊心不以爲然盤欲以爲從事也及至蜀致禮與相見卒不敢言以爲從事乃歎曰揚子雲誠知人君平卜筮成都市以爲卜筮者賤業而可以惠

人有邪惡非正之問則依蓍龜爲言利害與人子言依於孝與人弟言依於順與人臣言依於忠各因勢導之以善從吾言者已過半矣裁日閱數人得百錢足自養則閉肆下簾而授老子博覽無不通依老子莊周之指著書十餘萬言年九十餘而終

資治通鑑補卷三十二終

資治通鑑補卷第三十三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明　後學吳郡嚴衍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漢紀二十五（起綏和二年盡哀帝建平元年凡二年）

孝成皇帝下

甲寅綏和二年春正月上行幸甘泉郊泰畤　二月（考異曰荀紀云赦天下今本紀無之故不取）壬子丞相方進自殺時熒惑守心（心為明堂熒惑守心王者惡之火曰熒惑星熒惑天子理也雖有明天子必視熒惑所在見天文志）丞相府議曹平陵李尋奏記方進言應變之道君侯新自明往者三光垂象變動見端山川水泉反理示患民人訛謠斥事感名三者既效可為寒心今提揭眉（提者舉提也揭眉者）

揚其芒角也矢貫中矢枉矢也綏和元年正月枉矢從東南入北斗狼奮角弓且張狼一星奮角者有芒角也狼芒角則盜賊起天弓九星不欲明明則兵起金歷庫土逆度庫二十星在軫南金太白也太白歷武庫則兵起土填星也逆度逆行也輔湛沒火守舍北斗第四星傍一小星曰輔湛沒者不見也火守舍謂熒惑守心也萬歲之期近在旦暮上無惻怛濟世之功下無推讓避賢之效欲當大位爲具臣以全身難矣大責日加安得但保斥逐之戮闔府三百餘人師古曰三百餘人言丞相之官屬也惟君侯擇其中與盡節轉凶方進憂之不知所出會郎賁麗善爲星賁音肥言大臣宜當之上乃召見方進還歸未及引決上遂賜冊責讓以政事不治災害並臻百姓窮困冊即策書也說文冊符命也諸侯進受於王也象其札一長一短中有二編之形程大昌演繁露曰策制長二尺短者半之其次一長一短兩編下附用篆書此漢策拜丞相之制也至策免則以尺一木兩行而隸書與策拜異矣○附音隊又音堆曰欲退君位尚未忍使尚書令賜君上尊酒十石養牛一君審處焉如淳曰漢

儀注有天地大變天下大過皇帝使侍中持節乘四白馬賜上尊酒十斛牛一頭策告殃咎使者去半道丞相即上病使者還未白事尚書以丞相不起聞律稻米一斗得酒一斗爲上尊稷米一斗得酒一斗爲中尊粟米一斗得酒一斗爲下尊師古曰稷即粟也宜以黍米不當言稷且作酒自有澆醇之異爲上中下耳方進即日自殺上秘之遣九卿策贈印綬賜乘輿秘器少府供張柱檻皆衣素天子親臨弔者數至禮賜異於他相故事方進爲人內行修飭事後母以孝聞然其持深刻難犯其爲丞相司直時行馳道中司隸校尉陳慶劾奏之沒入其車馬後方進挾私恨伺記慶從容言語以詆欺成罪奏免其官後又與司隸校尉涓勳爭論於禮節聞方進陰察其過奏斥勳爲昌陵令旬歲閒免兩司隸朝廷由是憚之及居相位公廉不受請託亦稱名公而峻文深詆所中傷尤多如陳咸朱博蕭育逢信孫閎之屬皆京師世家以材能少歷牧守列卿知名當世而方進特

立後起十餘年閒至宰相借法以彈威等皆罷退之君子不能無譏焉

臣光曰晏嬰有言天命不慆不貳其命晏子對齊侯禳彗之辭也杜預曰慆疑也禍福之至安可移乎昔楚昭王宋景公不忍移災於卿佐曰移腹心之疾寘諸股肱何益也左傳哀六年有雲如衆赤鳥夾日而飛三日楚子使問諸周太史周太史曰其當王身乎若禜之可移於令尹司馬王曰移腹心之疾而寘諸股肱何益遂弗禜史記宋景公時熒惑守心景公憂之司星子韋曰可移於相公曰相吾之股肱曰可移於民公曰君者待民曰可移於歲公曰歲饑民困吾誰爲君子韋曰天高聽卑君有仁人之言三熒惑宜有動候之果徙三度○禜音詠藉其災可移仁君猶不忍爲況不可乎使方進罪不至死而誅之以當大變是誣天也方進有罪當刑隱其誅而厚其葬是誣人也孝成欲誣天人而卒無所益可謂不知命矣

是月大廄馬生角在左耳前圍長各二寸是時王莽爲大司馬害上之萌自此始矣

三月上行幸河東祠后土 丙戌帝崩於未央宮臣瓚曰帝年二十即位即位二十六年壽四十五師古曰即位明年乃改元耳壽四十六帝素彊無疾病是時楚王衍梁王立來朝衍楚孝王囂之子明旦當辭去上宿供張白虎殿又欲拜左將軍孔光爲丞相已刻侯印書贊師古曰書贊者書其贊辭於策也昏夜平善鄉晨傅袴韤欲起因失衣不能言謂衣而失手緩縱也晝漏上十刻而崩司漏之度有晝漏夜漏是時立月晝漏五十八刻上謂漏箭所稱而上也民間讙譁咸歸罪趙昭儀皇太后詔大司馬莽雜與御史丞相廷尉治問皇帝起居發病狀趙昭儀自殺初成帝之世有童謠曰燕燕尾涎涎張公子時相見木門倉琅根燕飛來啄皇孫皇孫死燕啄矢人以飛燕姊妹妒害後宮皇子卒自伏辜之兆也

班彪贊曰臣姑充後宮爲婕妤父子昆弟侍帷幄數爲臣言成帝善修容儀升車正立不內顧不疾言不親指臨朝淵嘿尊嚴若神可謂穆穆天子之容矣博覽古今容受直辭公卿稱職奏議可述遭世承平上下和睦然湛於酒色湛音耽趙氏亂內外家擅朝言之可爲於邑建始以來王氏始執國命哀平短祚莽遂篡位蓋其威福所由來者漸矣

是日孔光於大行前拜受丞相博山侯印綬　富平侯張放聞帝崩思慕哭泣而死

荀悅論曰放非不愛上忠不存焉故愛而不忠仁之賊也

皇太后詔南北郊長安如故永始三年復甘泉泰畤汾陰后土罷長安南北郊　夏四月丙午太子即皇帝位謁高廟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皇后曰

皇太后大赦天下帝初立躬行儉約省減諸用政事由己出朝廷翕然望至治焉　己卯葬孝成皇帝於延陵晉灼曰自崩至葬凡五十四日延陵在扶風去長安六十三里考異曰成紀三月丙戌帝崩於未央宮四月己卯葬延陵臣瓚曰自崩至葬凡五十四日漢紀乃云三月丙午帝崩四月己卯葬延陵自崩及葬三十四日按是年三月己巳朔無丙午四月己亥朔無己卯若依成紀當云五月己卯葬依荀紀當云閏三月丙午崩二者各有差舛未知孰是按是年閏七月不當頓差四月今且從成紀之文　太皇太后令傅太后丁姬十日一至未央宮有詔問丞相大司空定陶共王太后宜當何居初傅太后為姬好也有寵為人有材略善事人至宮人左右飲酒酹地皆祝延之自帝在襁褓而養長教道至於成人帝之立又有力丞相孔光與其權謀恐其與政事不欲令與帝旦夕相近即議以為定陶太后宜改築宮大司空何武曰可居北宮上從武言北宮有紫房複道通未央宮長安記桂宮在未央宮北亦曰北宮余按漢書平帝

紀成帝趙皇后退居北宮哀帝傅皇后退居桂宮則北宮桂宮自是兩宮傅太后果從複道朝夕至帝
所求欲稱尊號貴寵其親屬使上不得由直道行高昌侯董宏希
指上書言秦莊襄王母本夏氏而爲華陽夫人所子及即位後俱
稱太后事見六卷秦孝文王元年宜立定陶共王后爲帝太后事下有司大司
馬王莽左將軍關內侯領尚書事師丹劾奏宏知皇太后至尊之
號天下一統而稱引亡秦以爲比喻詿誤聖朝非所宜言大不道
上新立謙讓納用莽丹言免宏爲庶人傅太后大怒要上欲必稱
尊號上乃白太皇太后令下詔尊定陶共王爲共皇　五月丙戌
立皇后傅氏傅太后從弟晏之子也　詔曰春秋母以子貴宜尊
定陶太后曰共皇太后丁姬曰共皇后各置左右詹事食邑如長
信宮中宮應劭曰哀帝母王太后居長信宮李奇曰傅姬如長信丁姬如中宮也師古曰中宮皇后之宮追尊傅

父爲崇祖侯丁父爲褒德侯封舅丁明爲陽安侯舅子滿爲平周侯皇后父晏爲孔鄉侯皇太后弟侍中光祿大夫趙欽爲新城侯太皇太后詔大司馬莽就第避帝外家莽上疏乞骸骨帝遣尚書令詔起莽又遣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左將軍師丹衛尉傅喜白太皇太后曰皇帝聞太后詔甚悲大司馬卽不起皇帝卽不敢聽政太后乃復令莽視事　成帝之世鄭聲尤甚黃門名倡丙彊景武之屬富顯於世貴戚至與人主爭女樂帝自爲定陶王時疾之又性不好音六月詔曰惟世俗奢泰文巧而鄭衛之聲興夫奢泰則下不遜而國貧文巧則趨末背本者衆鄭衛之聲興則淫辟之化流而欲黎庶敦朴家給猶濁其源而求其淸流豈不難哉孔子不云乎放鄭聲鄭聲淫其罷樂府官（立樂府見十九卷元狩三年）郊祭樂及古

兵法武樂在經非鄭衛之樂者別屬他官郊祭樂亦武帝所清今以給祠南北郊大樂鼓嘉至鼓邯鄲鼓騎吹鼓江南鼓淮南鼓巴俞鼓歌鼓楚嚴鼓梁皇鼓臨淮鼓茲邡鼓朝賀置酒陳殿上應古兵法凡鼓十二員百二十八人郊祭員十三人諸族樂人兼雲招給祠南北郊用六十七人兼給事雅樂用四人夜誦員五人剛別柎員二人給盛德主調篪員二人聽工以日知律冬夏至一人鐘工磬工簫工員各一人僕射二人主領諸樂人皆不可罷竽工員三人罷一琴工員五人罷三柱工員二人罷一繩絃工員六人罷四鄭四會員六十二人罷一人給事雅樂餘罷張瑟員八人罷一安世樂鼓沛吹鼓族歌鼓陳吹鼓商樂鼓東海鼓長樂鼓縵樂鼓凡鼓八員百二十八人朝賀置酒陳前殿房中不應經法治竽員五人楚鼓員六人常從倡三十人常從象人四人詔隨常從倡十六人秦倡員二十九人秦倡象人員三人詔隨秦倡一人雅大人員九人朝賀置酒為樂楚四會員十七人巴四會員十二人銚四會員十二人齊四會員十九人蔡謳員三人齊謳員六人竽瑟鐘磬員五人皆鄭聲可罷師學百四十二人其七十二人給大官挏馬酒其七十人可罷大凡八百二十九人其三百八十八人不可罷可領屬大樂其四百四十一人不應經法或鄭衛之聲皆可罷奏可師古曰茲邡邯鄲及別柎皆鼓名也柱工主箏瑟之柱者琴瑟之弦繩言主糾合作之也縵樂雜樂也挏馬酒以馬乳為酒撞挏乃成象人若今戲蝦魚師子者也韋昭曰著假面者也〇邡音方招音翹柎音夫撞音

動凡所罷省過半然百姓漸漬日久又不制雅樂有以相變豪富吏民湛沔自若沔與湎同王莽薦中壘校尉劉歆有材行爲侍中稍遷光祿大夫貴幸改正通鑑原文此下有更名秀三字按歆本傳建平元年方改名秀故去之而仍書歆上復令歆與領五經卒父前業歆父向典校書見三十卷河平三年歆於是總羣書而奏其七略有輯略有六藝略有諸子略有詩賦略有兵書略有術數略有方技略師古曰輯略謂羣書之總要輯與集同六藝六經也諸子卽下九流是也詩賦則自屈原荀卿至揚雄等所作也兵書則權謀技巧形勢陰陽之書也術數則天文歷譜五行蓍龜雜占形法之書也方技則醫經經方房中神仙之書也凡書六略三十八種五百九十六家萬三千二百六十九卷通鑑注上云七略而此言凡書六略者除諸子略在下文也其敘諸子分爲九流曰儒曰道曰陰陽曰法曰名曰墨曰縱橫曰雜曰農以爲九家皆起於王道既微諸侯力政時君世主好惡殊方是以九家之術蠭出並作各引一端

崇其所善以此馳說取合諸侯其言雖殊譬如水火相滅亦相生也水滅火而生木木復生火仁之與義敬之與和相反而皆相成也易曰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今異家者各推所長窮知究慮以明其指雖有蔽短合其要歸亦六經之支與流裔師古曰裔衣末也其於六經如水之下流衣之末裔使其人遭明王聖主得其所折中皆股肱之材已仲尼有言禮失而求諸野方今去聖久遠道術缺廢無所更索彼九家者不猶愈於野乎若能修六藝之術而觀此九家之言舍短取長則可以通萬方之略矣

河間惠王良能修獻王之行母太后薨服喪如禮詔益封萬戶以為宗室儀表

初董仲舒說武帝以古者稅民不過什一其求易供使民不過三日其力易足至秦用商鞅之法除井田事見二卷周顯王十九年民得賣買富者田連阡陌貧者亡立錐之

地又專川澤之利管山林之饒荒淫越制踰侈相高邑有人君之尊里有公侯之富小民安得不困又加月為更卒已復為正（更卒謂給郡縣一日而更者也正卒謂給中都官者也）一歲屯戍一歲力役三十倍於古田租口賦鹽鐵之利二十倍於古或耕豪民之田見稅什五故貧民常衣牛馬之衣而食犬彘之食重以貪暴之吏刑戮妄加民愁無聊亡逃山林轉為盜賊赭衣半道斷獄歲以千萬數漢興循而未改古井田法雖難卒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以贍不足（師古曰名田占田也）塞并兼之路鹽鐵皆歸於民去奴婢除專殺之威薄賦斂省繇役以寬民力然後可善治也及上即位師丹復建言今累世承平豪富吏民訾數鉅萬而貧弱愈困宜略為限天子下其議丞相光大司空武奏請自諸侯王列侯公主名田各有限關內侯吏民名田皆

毋過三十頃奴婢毋過三十人按哀帝紀有司條奏諸侯王列侯得名田國中列侯在長安及公主得名田縣道關內侯吏民名田皆毋得過三十頃諸侯王奴婢二百人列侯公主百人關內侯吏民三十人與此少異食貨志亦與紀同期盡三年犯者沒入官時田宅奴婢賈為減賤貴戚近習皆不便也詔書且須後遂寢不行又詔齊三服官諸官織綺繡難成害女紅之物皆止無作輸齊三服官及諸織官皆無作輸成之物以輸送也〇紅音工除任子令及誹謗詆欺法掖庭宮人年三十以下出嫁之官奴婢五十以上免為庶人益吏三百石以下俸　上置酒未央宮內者令為傅太后張幄坐於太皇太后坐旁大司馬莽按行責內者令曰定陶太后藩妾何以得與至尊並徹去更設坐傅太后聞之大怒不肯會重怨恚莽莽復乞骸骨秋七月丁卯上賜莽黃金五百斤安車駟馬罷就第考異曰公卿表十一月丁卯大司馬莽免庚午師丹為大司馬四月徙又曰十月癸酉丹為大司空又曰太子

太傅師丹爲左將軍五月遷荀紀七月丁巳大司馬莽免按丹若以十一月爲司馬四月徙官不得以十月爲司空也七月丁卯朔無丁巳年表月誤荀紀日誤公卿大夫多稱之者上乃加恩寵置中黃門爲莽家給使十日一賜餐又下詔益封曲陽侯根安陽侯舜新都侯莽丞相光大司空武邑戶各有差以莽爲特進給事中朝朔望見禮如三公又還紅陽侯立於京師立就國見上卷去年傅太后從弟右將軍喜好學問有志行王莽既罷退衆庶歸望於喜初上之官爵外親也喜獨執謙稱疾傅太后始與政事數諫之由是傅太后不欲令喜輔政庚午以左將軍師丹爲大司馬封高鄉亭侯按丹傳及恩澤侯表皆云封高樂侯賜喜黃金百斤上右將軍印綬以光祿大夫養病以光祿勳淮陽彭宣爲右將軍大司空何武尚書令唐林皆上書言喜行義修潔忠誠憂國內輔之臣也今以寢病一旦遣歸衆庶失望皆曰傅

氏賢子以諭譏不合於定陶太后故退百寮莫不爲國恨之忠臣社稷之衞魯以季友治亂（師古曰謂季氏亡則魯不昌）楚以子玉輕重（師古曰謂楚殺子玉而晉侯喜可知）魏以無忌折衝項以范增存亡百萬之衆不如一賢故秦行千金以間廉頗（事見五卷周赧王五十五年）漢散萬金以疏亞父（事見十卷高帝三年）喜立於朝陛下之光輝傅氏之廢興也上亦自重之故尋復進用焉　建平侯杜業上書詆曲陽侯根高陽侯薛宣安昌侯張禹而薦朱博帝少而聞知王氏驕盛心不能善以初立故且優之後月餘司隸校尉解光奏曲陽侯先帝山陵未成公聘取掖庭女樂五官殷嚴王飛君等置酒歌舞（如淳曰五官官名也外戚傳云五官視三百石）及根兄子成都侯況亦聘取故掖庭貴人以爲妻皆無人臣禮大不敬不道於是天子曰先帝遇根況父子至厚也今乃背恩忘義以根嘗建

社稷之策遣歸國免況爲庶人歸故郡根及況父商所薦舉爲官者皆罷　九月庚申地震自京師到北邊郡國三十餘處壞城郭凡壓殺四百餘人上以災異問待詔李尋考異曰尋傳云使侍中衛尉傅喜問尋按公卿表傅喜爲衛尉二月遷右將軍十一月罷地震在九月當是時喜已不爲衛尉矣　尋對曰夫日者衆陽之長輝光所燭萬里同晷人君之表也故日將旦淸風發羣陰伏君以臨朝不牽於色日初出炎以陽君登朝佞不行忠直進不蔽障日中輝光君德盛明大臣奉公日將入專以一君就房有常節君不修道則日失其度晻昧無光晻音暗　各有云爲其於東方作日初出時陰雲邪氣起者法爲牽於女謁有所畏難日出後爲近臣亂政日中爲大臣欺誣日且入爲妻妾役使所營鬧者日尤不精光明侵奪失色邪氣珥蜺數作孟康曰暈適背鐍抱珥虹蜺皆日旁氣也珥形點黑也如淳曰雄爲虹雌爲蜺

凡氣在旁相對爲珥在旁如半鐶向日爲抱向外爲背有氣刺日爲鐍鐍映傷也適者日之將食先有黑之變也○珥音二又音耳蜺霓同一音鐍又音逆鐍音決又音聿不起於晨相連至昏其日出後至日中間差蔽小臣不知內事竊以日視陛下志操衰於始初多矣其咎恐有以守正直言而得罪者傷嗣害世不可不慎也惟陛下執乾剛之德彊志守度毋聽女謁邪臣之態諸保阿乳母甘言卑辭之託斷而勿聽勉彊大義絕小不忍良有不得已可賜以貨財不可私以官位誠皇天之禁也日失其光則星辰放流陽不能制陰陰桀得作間者太白正晝經天宜隆德克躬以執不軌臣聞月者衆陰之長銷息見伏百里爲品千里立表萬里連紀品同也言百里內數度同也千里則當立表以度其累萬里則紀其本所起以考其留度妃后大臣諸侯之象也朔晦正終始弦爲繩墨望成君德春夏南秋冬北間者月數以春夏與日同道過軒

轅上后受氣入太微帝廷揚光煇犯上將近臣列星皆失色厭厭如滅此爲母后與政亂朝陰陽俱傷兩不相便外臣不知朝事竊信天文卽如此近臣已不足杖矣屋大柱小可爲寒心惟陛下親求賢士無彊所惡師古曰邪佞之人誠可賤惡勿得寵而與之令其盛強也以崇社稷尊彊本朝臣聞五星者五行之精五帝司命應王者號令爲之節度歲星主歲事爲統首號令所紀今失度而盛此君指意欲有所爲未得其節也又塡星不避歲星者后帝共政相留於奎婁當以義斷之熒惑往來無常周歷兩宮作態低昂入天門上明堂貫尾亂宮太白發越犯庫兵寇之應也貫黃龍入帝庭當門而出隨熒惑入天門至房而分欲與熒惑爲患不敢當明堂之精此陛下神靈故禍亂不成也熒惑厥弛佞巧依勢微言毀譽進類蔽善太白出端門

臣有不臣者火入室金上堂不以時解其憂凶塡歲相守又主內亂宮察蕭墻之內毋忽親疏之微誅放佞人防絕萌芽以盪滌濁濊消散積惡毋使得成禍亂辰星主正四時當效於四仲四時失序則辰星作異今出於歲首之孟天所以譴告陛下也政急則出早政緩則出晚政絕不行則伏不見而爲彗茀四孟皆出爲易王命四季皆出星家所諱今幸獨出寅孟之月蓋皇天所以篤佑陛下也臣聞五行以水爲本其星元武婺女天地所紀終始所生水爲準平王道公正修明則百川理落脈通師古曰落經絡也偏黨失綱則涌溢爲敗今汝潁漂湧地理志潁川郡陽城縣陽乾山潁水所出東至沛郡下蔡縣入淮過郡三行千五百里汝水出汝南郡定陵縣高陵山東南至新蔡入淮過郡四行千三百四十里潁水有三源出陽乾山者爲左源出少室山爲中源出少室南溪爲右源與雨水並爲民害此詩所謂百川沸騰咎在皇甫卿

士之屬（師古曰詩小雅十月之交之詩也皇甫卿士周室女寵之族也）惟陛下留意詩人之言少抑外親大臣臣聞地道柔靜陰之常義也地有上中下其上位震應妃后不順中位應大臣作亂下位應庶民離畔震或於其國國君之咎也四方中央連國歷州俱動者其異最大閒者關東地數震宜務崇陽抑陰以救其咎固志建威（固志以用英俊建威以黜姦邪）閉絕私路拔進英雋退不任職以強本朝夫本強則精神折衝（師古曰言有欲衝突爲害者則折挫之）本弱則招殃致凶爲邪謀所陵聞往者淮南王作謀之時其所難者獨有汲黯以爲公孫宏等不足言也（事見十九卷武帝元狩元年）宏漢之名相於今無比而尙見輕何況亡宏之屬乎故曰朝廷無人則爲賊亂所輕其道自然也

騎都尉平當使領河隄奏言九河今皆窴滅（窴音田與塡同）按經義治水有決河深川（師古曰決分泄也深浚治也）而無

隄防壅塞之支河從魏郡以東多溢決水迹難以分明魏郡今直隸大名府四海之眾不可誣爾雅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孔穎達曰東方曰夷者風俗通云東方人好生萬物觝觸地而出夷者觝也其類有九依東夷傳一曰玄菟二曰樂浪三曰高麗四曰滿飾五曰鳧臾六曰索家七曰東屠八曰倭人九曰天鄙南方曰蠻者風俗通云君臣同川而浴極為簡慢蠻者慢也其類有八李巡注爾雅云一曰天竺二曰咳首三曰僬僥四曰跛踵五曰穿胸六曰儋耳七曰狗軹八曰旁春西方曰戎者風俗通云斬伐殺生不得其中戎者兇也其類有六李巡注爾雅云一曰僥夷二曰戎央三曰老白四曰耆羌五曰鼻息六曰天剛北方曰狄者風俗通云父子嫂叔同穴無別狄者辟也其行邪辟其類有五李巡注爾雅云一曰月支二曰穢貊三曰匈奴四曰單于五曰白屋諸儒之說略有異同然平當所謂四海之眾但言四海之內之人耳○觝音抵宜博求能浚川疏河者上從之待詔賈讓奏言治河有上中下策古者立國居民疆理土地必遺川澤之分度水勢所不及師古曰遺留也度計也言川澤水所流聚之處皆留而置之不以為居邑而妄墾殖必計水之所不及然後居而田之也大川無防小水得入陂障卑下以為汙澤使秋水多得其所休息

左右游波寬緩而不迫夫土之有川猶人之有口也治土而防其川猶止兒啼而塞其口豈不遽止然其死可立而待也故曰善爲川者決之使道善爲民者宣之使言國語召公諫厲王監謗之辭蓋隄防之作近起戰國雍防百川各以自利齊與趙魏以河爲竟趙魏瀕山齊地卑下作隄去河二十五里河水東抵齊隄則西泛趙魏趙魏亦爲隄去河二十五里雖非其正水尙有所游盪時至而去則填淤肥美民耕田之或久無害稍築室宅遂成聚落大水時至漂沒則更起隄防以自救稍去其城郭排水澤而居之湛溺自其宜也今隄防陿者去水數百步遠者數里於故大隄之內復有數重民居其間此皆前世所排也河從河內北至黎陽爲石隄激使抵東郡平剛又爲石隄使西北抵黎陽觀下又爲石隄使東北抵東郡津

北又爲石隄使西北抵魏郡昭陽又爲石隄激使東北百餘里閒河再西三東迫阸如此不得安息地理志黎陽縣屬魏郡晉灼曰黎山在其南河水逕其東其山上碑云縣取山之名取水之陽以爲名林註黎陽即今大名府之濬縣今行上策徙冀州之民當水衝者決黎陽遮害亭遮害亭在淇口東十八里有金隄隄高一丈自淇口東地稍高至遮害亭西五丈水經註曰舊有宿胥口河水於此北入放河使北入海河西薄大山東薄金隄勢不能遠泛濫期月自定難者將曰若如此敗壞城郭田廬冢墓以萬數百姓怨恨昔大禹治水山陵當路者毀之故鑿龍門闢伊闕析底柱破碣石墮斷天地之性此乃人功所造何足言也人功所造謂城郭田廬冢墓也補註龍門山在平陽府河津縣西北三十里底柱山在河南府陝州陝縣東四十里黃河中石形似柱山有三門禹鑿以通河南曰鬼門中曰神門北曰人門今瀕河十郡治隄歲費且萬萬河南河內東郡陳留魏郡平原千乘信都清河勃海凡十郡及其大決所殘無數如出數年治河之費以業所徙之

民遵古聖之法定山川之位使神人各處其所而不相奸（神謂川瀆之神人謂居人也）且大漢方制萬里豈其與水爭咫尺之地哉此功一立河定民安千載無患故謂之上策若乃多穿漕渠於冀州地使民得以溉田分殺水怒雖非聖人法然亦救敗術也可從淇口以東爲石隄（地理志淇水出河內共縣北山東至黎陽入河水經注曰礫苔之枋頭古淇口也）多張水門恐議者疑河大川難禁制滎陽漕渠足以卜之（如淳曰今礫溪口是也言作水門流水流不爲害也師古曰礫谿谿名卽水經所云濟水東過礫谿者）其水門但用木與土耳今據堅地作石隄勢必完安冀州渠首盡當仰此水門諸渠皆往往股引取之（如淳曰股支別也蘇加說股當作肢）旱則開東方下水門溉冀州水則開西方高門分河流通渠有三利不通有三害民常罷於救水半失作業（此一害）水行地上湊潤上徹民則病溼氣木皆立枯鹵不生穀（此二害）決溢有

敗爲魚鱉食此三害也若有渠溉則鹽鹵下溼填淤加肥此一利故種禾麥更爲秔稻高田五倍下田十倍此二利轉漕舟船之便此三利也今瀕河隄吏卒郡數千人伐買薪石之費歲數千萬足以通渠成水門又民利其溉灌相率治渠雖勞不罷民田適治河隄亦成此誠富國安民興利除害支數百歲故謂之中策若乃繕完故隄增卑倍薄勞費無已數逢其害此最下策也 孔光何武奏迭毀之次當以時定自元帝時貢禹建毀廟之議韋玄成匡衡皆隨其說以爲太祖以下五廟其親廟四親盡而迭毀迭於成帝終莫能定今二府復奏請與羣臣雜議於是光祿勳彭宣等五十三人皆以爲孝武皇帝雖有功烈親盡宜毀太僕王舜中壘校尉劉歆議曰漢興冒頓爲中國害南粵尉佗稱帝故四夷之患無寧歲一方有急三面救之是天下皆被其害也孝武皇帝憫中國罷勞乃

遣大將軍驃騎伏波樓船之屬南滅百粵起七郡北攘匈奴降昆邪十萬之衆置五屬國起朔方以奪其肥饒之地東伐朝鮮起元菟樂浪以斷匈奴之左臂西伐大宛并三十六國結烏孫起敦煌酒泉張掖以隔婼羌裂匈奴之右肩婼音兒時單于孤特遠遁於幕北四垂無事斥地遠境起十餘郡功業既定又興制度改正朔易服色立天地之祠定諸侯之制至今累世賴之中興之功未有高焉者也高帝建大業爲太祖孝文皇帝德至厚也爲文太宗孝武皇帝功至著也爲武世宗此孝宣皇帝所以發德音也禮天子七廟七者其正法數可常數者也禮記曰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宗不在此數中宗變也師古曰言非常數故云變也苟有功德則宗之不可預爲設數以七廟言之孝武皇帝未宜毀以所宗言之則不可謂無功德詩云蔽

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思其人猶愛其樹況宗其道而毀其廟乎迭毀之禮自有常法無殊功異德固以親疏相推及至祖宗之序多少之數經傳無明文至尊至重難以疑文虛說定也孝宣皇帝舉公卿之議用眾儒之謀既以為世宗之廟建之萬世宣布天下臣愚以為孝武皇帝功烈如彼孝宣皇帝崇立之如此不宜毀立世宗廟見二十四卷宣帝本始元年　上覽其議制曰太僕舜中壘校尉歆議可

何武後母在蜀郡武蜀郡郫縣人郫音皮遣吏歸迎會成帝崩吏恐道路有盜賊後母留止左右或譏武事親不篤帝亦欲改易大臣冬十月策免武以列侯歸國武在三公位多所舉奏號為煩碎不稱賢公功名略與薛宣比其材不及也而經術正直過之癸酉以師丹為大司空丹見上多所匡改成帝之政乃上書言古者諒闇不言

聽於冢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前大行尸柩在堂而官爵臣等以及親屬赫然皆貴寵封舅爲陽安侯皇后尊號未定豫封父爲孔鄉侯出侍中王邑射聲校尉王邯等王邑王邯太皇太后親屬也詔書比下變動政事卒暴無漸臣縱不能明陳大義復曾不能牢讓爵位相隨空受封侯增益陛下之過間者郡國多地動水出流殺人民日月不明五星失行此皆舉錯失中號令不定法度失理陰陽溷濁之應也臣伏惟人情無子年雖六七十猶博取而廣求孝成皇帝深見天命燭知至德以壯年克己立陛下爲嗣先帝暴棄天下而陛下繼體四海安甯百姓不懼此先帝聖德當合天人之功也臣聞天威不違顏咫尺願陛下深思先帝所以建立陛下之意且克己躬行以觀羣下之從化天下者陛下之家也胏附何患不富貴不

立倉猝若是其不久長矣附讀作謝丹書數十上多切直之言傅太后從弟子遷在左右尤傾邪上惡之免官遣歸故郡傅氏本河內溫人傅太后怒上不得已復留遷丞相光與大司空丹奏言詔書前後相反天下疑惑無所取信臣請歸遷故郡以銷姦黨卒不得遣復為侍中其偏於傅太后皆此類也　議郎耿育上書冤訟陳湯成帝永始二年陳湯徙邊曰甘延壽陳湯為聖漢揚鉤深致遠之威雪國家累年之恥討絕域不羈之君係萬里難制之虜豈有比哉先帝嘉之仍下明詔宣著其功改年垂歷師古曰謂改元為竟寧也余按元紀詔曰匈奴郅支單于背叛禮義既伏其辜呼韓邪單于修朝保塞邊垂長無兵革之事其改元為竟寧傳之無窮應是南郡獻白虎白虎西方之獸主成武故以為湯等之應邊垂無警備會先帝寢疾然猶垂意不忘數使尚書責問丞相趣立其功獨丞相匡衡排而不予封延壽湯數百戶此

功臣戰士所以失望也孝成皇帝承建業之基乘征伐之威兵革不動國家無事而大臣傾邪欲專主威排妒有功使湯塊然被見拘囚不能自明卒以無罪老棄燉煌正當西域通道令威名折衝之臣旋踵及身復為郅支遺虜所笑誠可悲也至今奉使外蠻者未嘗不陳郅支之誅以揚漢國之盛夫援人之功以懼敵棄人之身以快讒豈不痛哉且安不忘危盛必慮衰今國家素無文帝累年節儉富饒之畜又無武帝薦延梟俊禽敵之臣獨有一陳湯耳梟善■俊云梟俊猶云梟將也假使異世不及陛下尚望國家追錄其功封表其墓以勸後進也湯幸得身當聖世功曾未久反聽邪臣鞭逐斥遠使逃亡分竄死無處所遠覽之士莫不計度以為湯功累世不可及而湯過人情所有湯尚如此雖復破絕筋骨暴露形骸猶復制

於脣舌爲嫉妒之臣所係虜耳此臣所以爲國家尤戚戚也書奏天子遂渴卒於長安　初薛宣有弟修善交接得州里之稱後母常從修居官宣爲丞相時修爲臨菑令宣迎後母修不遣後母病死修去官持服宣謂修三年服少能行之者兄弟相駮不可修遂竟服由是兄弟不和及帝卽位博士申咸給事中毀宣不供養行喪服薄於骨肉前以不忠孝免永始二年策免宣詔云君爲丞相出入六年忠孝之行率先百僚君無聞焉故云不宜復列封侯在朝省宣子況爲右曹侍郎數聞其語賕客楊明欲令創咸面目使不居位創謂傷之也會司隸缺況恐咸爲之令明遮斫咸宮門外斷其鼻脣事下有司議況罪御史中丞衆等奏況朝臣父故宰相封列侯不相勑承化而骨肉相疑疑咸受修言以謗毀宣而令明迫切宮闕賊傷近臣禮下公門式路馬君之

首產且猶敬之春秋之義意惡功遂不免於誅況功意俱惡乎況當棄市廷尉直以為律鬬者以刃傷人完為城旦傳曰遇人不以義而見疻者與痏人之罪同惡不直也以杖及手毆人皮膚腫起青黑而無創瘢者曰疻痏遇人不以義為不直雖見疻與毆人罪同○疻音止痏音委又音賄咸厚善修而數稱宣惡不可謂直況以父見謗發忿怒無他大惡加以爵減完為城旦況乃得減死徙燉煌宣坐免為庶人

孝哀皇帝上諱欣定陶共王康之子也成帝立以為嗣荀悅曰諱欣之字曰喜 應劭曰謚法恭仁短折曰哀 在位六年改元二 建平四年元壽二年

乙卯建平元年春正月隕石於北地十六 赦天下 司隸校尉解光奏言臣聞許美人及故中宮史曹宮史女史也趙皇后傳宮屬中宮為學事史通詩授皇后皆御幸孝成皇帝產子子隱不見臣遣吏驗問皆得其狀元延

元年宮有身其十月宮乳掖庭牛官令舍師古曰乳產也有婢六人中黃門田客持詔記盛綠綈方底封御史中丞印與掖庭獄丞籍武曰取牛官令舍婦人新產兒婢六人盡置暴室獄毋問兒男女誰兒也武迎置獄宮曰善藏我兒胞丞知是何等兒也師古曰意言是天子兒耳後三日客持詔記與武問兒死未武對未死客曰上與昭儀大怒奈何不殺武叩頭啼曰不殺兒自知當死殺之亦死即因客奏封事曰陛下未有繼嗣子無貴賤惟留意奏入客復持詔記與武曰今夜漏上五刻持兒與中黃門王舜會東交掖門武因問客陛下得武書意何如曰憆也憆音撐直視貌武以兒付舜舜受詔內兒殿中為擇乳母告善養兒且有賞毋令漏泄舜擇官婢張棄為乳母官婢蓋以罪沒入掖庭男為官奴女為官婢鄭元曰古者從坐男女沒入縣官為奴其少才知以為奚今之侍史官婢或置之奚官女

日客復持詔記封如前予武中有封小綠篋記曰告武以篋中物書予獄中婦人武自臨飲之武發篋中有裹藥二枚赫蹏書曰赫蹏音閱蹄小薄紙也告偉能努力飲此藥不可復入女自知之偉能即宮宮讀書已曰果也欲姊弟擅天下我兒男也額上有壯髮類孝元皇帝師古曰壯髮當額前侵下而生今俗呼爲圭頭者是也○額即額字今兒安在危殺之矣補註危疑殆也慮辭之柰何令長信得聞之遂飲藥死棄所養兒師古曰棄謂張棄也十一日宮長李南以詔書取兒去晉灼曰漢儀注有女長御比侍中宮長豈此耶余謂宮長者蓋老於宮中諸女御因稱之爲宮長猶三署諸郎謂久次者爲郎署長也前持詔記此以詔書之與記有以異乎曰有詔記手記也後世謂之手記者武所謂詔書手記不可數得手記出于上手詔書則下爲之以璽爲信不知所置許美人元延二年懷子十一月乳昭儀謂帝曰常給我言從中宮來即從中宮來許美人兒何從生中許氏竟當復立邪懟以手自擣以頭擊壁戶柱

從牀上自投地啼泣不肎食曰今當安置我我欲歸耳帝曰今故告之反怒為殊不可曉也帝亦不食昭儀曰陛下自知是不食何為陛下嘗自言約不負女今美人有子竟負約謂何帝曰約以趙氏故不立許氏使天下無出趙氏上者毋憂也後詔使中黃門靳嚴從許美人取兒去盛以葦篋置飾室簾南去飾室室之以金玉為飾者昭陽舍是也師古曰簾戶簾也帝與昭儀坐使御者于客子解篋緘未已帝使客子及御者皆出自閉戶獨與昭儀在須臾開戶呼客子使緘封篋及詔記令中黃門吳恭持以與籍武曰告武篋中有死兒埋屏處屏處猶蔽隱處人所不見者勿令人知武穿獄樓垣下為坎埋其中元延二年五月故掖庭令吾邱遵吾音謂武曰掖庭丞吏以下皆與昭儀合通無可與語者獨欲與武有所言我無子武有子是家輕族人得無不

敢言。（臣宗謂成帝蓋自以無子故無所顧譯武存子恐禍及則不敢言先私他之計）事皆在今年四月丙辰赦令前，（由此觀之元延二年四月丙辰蓋嘗有赦矣而成紀中覺漏之）掖庭中御幸生子者輒死，又飲藥傷墮者無數。欲與武共言之大臣，票騎將軍貪耆錢，不足與計事，（王根時為票騎將軍）奈何令長信得聞之！既而遂病困，又謂武曰：今我已死，前所語事，汝不能獨為也，慎語！臣譚拔。永光三年，男子忠等發長陵傅夫人冢，事更大赦，孝元皇帝下詔曰：此朕所不當得赦也。窮治，盡伏辜，天下以為當。趙昭儀傾聖亂朝，親滅繼嗣，家屬當伏天誅；而同產親屬皆在尊貴之位，迫近帷幄，天下寒心。請事窮竟，丞相以下議正法。帝於是免新成侯趙欽、欽兄子成陽侯訢，皆為庶人，（訢[illegible]子也）將家屬徙遼西。議郎耿育上疏言：臣聞繼嗣失統，廢適立庶，聖人法禁，古今至戒。然太伯見歷知適，（歷謂王季知適）

謂知其當爲適嗣也遂循固讓委身吳越權變所設不計常法致位王季以崇聖嗣聖嗣謂文王卒有天下子孫承業七八百載功冠三王道德最備是以尊號追及太王故世必有非常之變然後乃有非常之謀孝成皇帝自知繼嗣不以時立念雖末有皇子萬歲之後未能持國末晚暮也權柄之重制於女主女主驕盛則嗜欲無極少主幼弱則大臣不使世無周公抱負之輔恐危社稷傾亂天下知陛下有賢聖通明之德仁孝子愛之恩懷獨見之明內斷於身故廢後宮就館之漸絕微嗣禍亂之根乃欲致位陛下以安宗廟愚臣既不能深援安危定金匱之計愚臣謂解光等也金匱言長久之法可藏於金匱石室者又不知推演聖德述先帝之志乃反覆校省內暴露私燕誣汙先帝傾惑之過成結寵妾妒媢之誅甚失賢聖遠見之明逆負先帝憂國之意夫

論大德不拘俗立大功不合衆此乃孝成皇帝至思所以萬萬於衆臣陛下聖德盛茂所以符合於皇天也豈當世庸庸斗筲之臣所能及哉且褒廣將順君父之美匡救銷滅既往之過古今通義也事不當時固爭防禍於未然各隨指阿從以求容媚晏駕之後尊號已定萬事已訖乃探追不及之事訐揚幽昧之過此臣所深痛也願下有司議即如臣言宜宣布天下使咸曉知先帝聖意所起不然空使謗議上及山陵下流後世遠聞百蠻近布海內甚非先帝托後之意也蓋孝者善述父之志善成人之事惟陛下省察帝亦以爲太子頗得趙太后力遂不竟其事傅太后恩趙太后趙太后亦歸心故太皇太后及王氏皆怨之　丁酉光祿大夫傅喜爲大司馬封高武侯　光祿大夫劉歆與父向始皆治易宣帝時

詔向受穀梁春秋十餘年大明習及歆校秘書見古文春秋左氏傳歆大好之初左氏傳多古字古言學者傳訓故而已及歆治左氏引傳文以解經轉相發明由是章句義理備焉歆以爲左丘明好惡與聖人同親見夫子而公羊穀梁在七十子後傳聞之與親見之其詳略不同歆數以難向向不能非閒也然猶自持其穀梁義及歆親近欲建立左氏春秋及毛詩逸禮古文尚書皆列於學官帝令歆與五經博士講論其義諸博士或不肯置對歆因移書太常博士責讓之曰昔唐虞既衰而三代迭興聖帝明王累起相襲其道甚著周室既微而禮樂不正道之難全也如此是故孔子憂道之不行歷國應聘自衞反魯然後樂正雅頌乃得其所修易序書制作春秋以紀帝王之道及夫子沒而微言絕七十子終而

大義乖重遭戰國棄籩豆之禮理軍旅之陳孔氏之道抑而孫吳之術興陵夷至於暴秦燔經書殺儒士設挾書之法行是古之罪道術由是遂滅漢興去聖帝明王遐遠仲尼之道又絶法度無所因襲時獨有一叔孫通略定禮儀天下惟有易卜未有他書至孝惠之世乃除挾書之律然公卿大臣絳灌之屬咸介冑武夫莫以爲意至孝文皇帝始使掌故朝錯從伏生受尚書尚書初出於屋壁朽折散絶今其書見在時師傳讀而已詩始萌芽天下衆書往往頗出皆諸子傳說猶廣立於學官爲置博士在漢朝之儒惟賈生而已至孝武皇帝然後鄒魯梁趙頗有詩禮春秋先師皆起于建元之閒當此之時一人不能獨盡其經或爲雅或爲頌相合而成泰誓後得博士集而讀之故詔書稱曰禮壞樂崩書缺簡脫朕

甚閔焉時漢興已七八十年離于全經固已遠矣及魯恭王壞孔子宅欲以爲宮而得古文於壞壁之中逸禮有三十九書十六篇天漢之後孔安國獻之遭巫蠱倉卒之難未及施行及春秋左氏邱明所修皆古文舊書多者二十餘通藏於秘府伏而未發孝成皇帝閔學殘文缺稍離其眞乃陳發秘藏校理舊文得此三事三事謂左氏春秋古文尚書逸禮也以考學官所傳經或脫簡或脫編傳問民間則有魯國桓公趙國貫公膠東庸生之遺學與此同抑而未施此乃有識者之所惜閔士君子之所嗟痛也往者綴學之士不思廢絕之闕苟因陋就寡分文析字煩言碎辭學者罷老且不能究其一藝信口說而背傳記是末師而非往古至於國家將有大事若立辟雍封禪巡狩之儀則幽冥而莫知其原猶欲保殘守缺挾恐見

破之私意而無從善服義之公心或懷妒嫉不考情實雷同相從隨聲是非抑此三學以尚書爲備尚書本有百篇而博士之人則以初出二十八篇爲已備謂左氏爲不傳春秋豈不哀哉今聖上德通神明繼統揚業亦閔文學錯亂學士若茲雖昭其情猶依違謙讓樂與士君子同之故下明詔試左氏可立不遣近臣奉指銜命將以輔弱扶微與二三君子比意同力冀得廢遺今則不然深閉固拒而不可試猥以不誦絕之欲以杜塞餘道絕滅微學夫可與樂成難與慮始此乃衆庶之所爲耳非所望士君子也且此數家之事皆先帝所親論今上所考視其古文舊書皆有徵驗外內相應豈苟而已哉夫禮失求之于野古文不猶愈於野乎往者博士書有歐陽春秋公羊易則施孟然孝宣皇帝猶復廣立穀梁春秋梁丘易大小夏侯尚書義

雖相反猶並置之何則與其過而廢之也甯過而立之傳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今此數家之言所以兼包大小之義豈可偏絕哉若必專己守殘黨同門妒道眞違明詔失聖意以陷於文吏之議甚爲二三君子不取也其言甚切諸儒皆怨恨是時名儒光祿大夫龔勝以歆移書上疏深自罪責願乞骸骨罷及儒者師丹爲大司空亦大怒奏歆改亂舊章非毀先帝所立上曰歆欲廣道術亦何以爲非毀哉歆由是忤執政大臣爲衆儒所訕懼誅求出補吏爲河內太守以宗室不宜典三河徙守五原歆因更名秀以讖書言劉秀當爲天子故也　秋九月甲辰隕石於虞二地理志虞縣屬梁國飛誌虞即今歸德府之虞城縣　郎中令冷褒原父曰按此時無郎中令余謂令字衍○冷音零　黃門郎段猶等復奏言定陶共皇太后共皇后皆不

宜復引定陶藩國之名以冠大號車馬衣服宜皆稱皇之意置吏二千石以下各供厥職師古曰謂詹事太僕少府等衆官也又宜為共皇立廟京師上復下其議羣下多順旨言母以子貴宜立尊號以厚孝道惟丞相光大司馬喜大司空丹以為不可丹曰聖王制禮取法於天地尊卑之禮明則人倫之序正尊卑者所以正天地之位不可亂也今定陶共皇太后共皇后以定陶共為號者母從子妻從夫之義也欲立官置吏車服與太皇太后並非所以明尊無二上之義也定陶共皇號謚已前定義不得復改禮父為士子為天子祭以天子其尸服以士服子無爵父之義尊父母也引禮記喪服小記之言古者祭祀必有尸服以生時之服事亡如事存也鄭元曰祭以天子養以子道也尸服士服父本無爵不敢以己爵加之嫌于卑之為人後者為之子故為所後服斬衰三年而降其父母期明尊本祖而重

正統也孝成皇帝聖恩深遠故為共王立後奉承祭祀令共皇長為一國太祖萬世不毀恩義已備陛下既繼體先帝持重大宗承宗廟天地社稷之祀義不可復奉定陶共皇祭入其廟今欲立廟於京師使臣下祭之是無主也又親盡當毀禮太祖以下親廟四親盡而迭毀臣瓚曰孝莫大於嚴父故父之所尊子不敢不承父之所異子不敢同禮公子不得為母信為後則於子祭於孫止李奇曰不得信尊其父也公子去其所而為大宗後尚得私祭其母為孫則止不得祭公子母也以繼祖不復顧其私祖母此皆親盡當毀之義也師古曰信讀曰申空去一國太祖不墮之祀而就無主當毀不正之禮非所以尊厚共皇也丹由是寖不合上意會有上書言古者以龜貝為貨今以錢易之貝海介蟲也居陸名猋在水名蜬古者貨貝而寶龜周有泉至秦廢貝而行錢其後王莽以龜貝為貨蓋祖此說也埤雅貝二為友貝二為朋貝中肉如科斗而有首尾貝之字從目從八言貝目之所貴也鹽鐵論曰教與俗改幣與世易夏后氏以元貝周人以紫石孔穎達曰爾雅貝居陸猋在水蜬大者魧小者鰿今之細貝亦有紫色者出日南元貝貽貝黑色者餘

蚳黃白文餘泉白黃文白質黃文也詩成是貝錦貝紫貝也紫貝以紫為質黑為文點也蚆博而頯中廣兩頭銳蟦大而險鰿小而橢橢狹而長○驗音楷蜬音含蚳音皮蟦音漬鰿音枕鰿音積蚳音池蚆音巴頯音傀蝸音羇橢音妥皆讀民以故貧宜可改幣上以問丹丹對言可改章下有司議皆以為行錢以來久難卒變易丹老人忘其前語復從公卿議又丹使吏書奏吏私寫其草丁傅子弟聞之使人上書告丹上封事行道人偏持其書上以問將軍中朝臣皆對曰忠臣不顯諫大臣奏事不宜漏泄宜下廷尉治事下廷尉劾丹大不敬事未決給事中博士申咸炔欽上書蕭林曰炔姓也○炔音桂言丹經行無比自近世大臣能若丹者少發憤懣奏封事不及深思遠慮使主簿書漢三公府皆有主簿錄省眾事簿文籍也以顯書之漏泄之過不在丹以此貶黜恐不厭眾心上貶咸欽秩各二等遂策免丹曰朕惟君位尊任重懷詖迷國師古曰詖詐也進退違命反覆異言甚

為君恥之以君嘗托傅位未忍考於理其上大司空高樂侯印綬罷歸。尚書令唐林上疏曰竊見免大司空丹策書泰深痛切君子作文為賢者諱丹經為世儒宗德為國黃耇（師古曰黃耇老人之稱也黃謂白髮落盡更生黃者也耇老人面色不淨如垢也）親傅聖躬位在三公所坐者微海內未見其大過事既已往免爵太重京師識者咸以為宜復丹爵邑使奉朝請惟陛下裁覽眾心有以慰復師傅之臣上從林言下詔賜丹爵關內侯上用杜業之言召見朱博起家復為光祿大夫（朱博免官見上卷成帝綏和元年按杜業傳帝初即位業上書言王氏世權日久曾宜張禹或亂朝廷而薦朱博）遷京兆尹冬十月壬午以博為大司空　中山王箕子幼有眚病（箕子中山王興之子孟康曰災眚之眚謂妖病也）祖母馮太后自養視數禱祠解（解釋除也禱謂以除災也賈公彥曰求福曰禱禱禮輕得求曰祠祠禮重）上遣中郎謁者張由將醫治之（續漢書常侍謁者主殿上時節威儀比六百石）

給事謁者四百不灌謁者郎中比三百石掌賓贊受事及上章報問中郎謁者給事灌謁者郎中也由素有狂易病師古曰狂易者狂而變易常性也病發怒去西歸長安尚書簿責由擅去狀由恐因誣言中山太后祝詛上及傅太后傅太后與馮太后並事元帝追怨之因是遣御史丁元案驗數十日無所得更使中謁者令史立治之續漢志中宮謁者令主報中章宦者爲之立受傅太后指幾得封侯治馮太后女弟習及弟婦君之死者數十人誣奏云祝詛謀殺上立中山王責問馮太后無服辭立曰熊之上殿何其勇今何怯也當熊事見二十九卷元帝建昭元年太后還謂左右此乃中語師古曰中語謂宮中之言語也前世事吏何用知之欲陷我效也師古曰效徵驗也乃飲藥自殺宜鄉侯參君之習及夫子按馮昭儀傳習夫及子也當相坐者或自殺或伏法凡死者十七人眾莫不憐之參馮太后少弟學通尚書爲人矜嚴好修容儀進退恂恂可觀行又

勑備以嚴見憚終不得親近侍帷幄綏和中以列侯奉朝請五侯皆敬憚之丞相翟方進亦甚重焉數謂參物禁太甚君侯以王舅見廢不得在公卿位今五侯至尊貴也與之並列宜少屈節卑禮示有所宗而君侯盛修容貌以威嚴加之此非所以下五侯而自益者也參性好禮儀終不改其恆操至是且死仰天歎曰參父子兄弟皆備大位身至封侯今被惡名而死姊弟不敢自惜傷無以見先人於地下耳

班固贊曰詩稱抑抑威儀惟德之隅宜鄉侯參鞠躬履方擇地而行可謂淑人君子然卒死於非罪不能自免哀哉讒邪交亂貞良被害自古而然故伯奇放流孟子宮刑申生雉經屈原赴湘小弁之詩作離騷之詞興經曰心之憂矣涕既隕之馮參姊

弟亦云悲矣

司隸孫寶奏請覆治馮氏獄傅太后大怒曰帝置司隸主使察我馮氏反事明白故欲擿抉以揚我惡我當坐之上乃順指下寶獄尚書僕射唐林爭之上以林朋黨比周左遷敦煌魚澤障候師古曰敦煌效穀縣本魚澤障也大司馬傅喜光祿大夫龔勝固爭上爲言太后出寶復官張由以先告賜爵關內侯史立遷中太僕

資治通鑑補卷三十三終